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學易記卷七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吳炳文

學易記繫辭卷七

元　李簡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論聖人作易法天地自然之理也伏羲之畫乾坤

者因天尊地卑而後定也未畫乾坤之前天地皆自然之易故康節先生曰須信畫前元有易既畫之後天地自然之理於易可見矣誠齋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乾坤兩卦也餘卦皆自乾坤而生有貴賤之位有剛柔之性有吉凶之兆有變化之道因天地萬物卑高以陳而六爻之貴賤各有定位矣不言高卑而言卑高者高以下為基也故畫自下始天圓須動地方須靜因天地之動靜有

常而爻之剛柔斷而无疑矣易論剛柔皆九六也因天地之間方物之有分聚而六爻之吉凶生矣因天地之示形象而八卦之變化見矣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方以類聚猶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謂也物以羣分謂天下事事物物善惡小大各以羣分也劉氏曰有分有聚則吉凶有所由而生此陰陽之理也而易則法之故吉凶因是而生在天則為雨風露雷日月星辰在地則

為水火土石走飛草木有形有象則變化有所託而見此陰陽之體也而易則象之故變化因是而見誠齋曰有物可見無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兊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

晦菴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甲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南軒曰此論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間者

陳圖南說

乾剛 坤柔 相摩生六子 震坎艮 巽離兌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所以生萬物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所以運萬物

乾之剛摩於坤之柔所以動而爲震陷而爲坎止而爲艮坤之柔摩於乾之剛所以伏而爲巽麗而爲離見而爲兊

此言易之變化與上文相發明也剛柔相摩軋而生八卦八卦因之相推盪而六十四卦生焉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擬議天地變化之象以成其易之變化也都氏曰雷以鼓之霆以達之以聲召氣而陽氣行焉風以散之雨以潤之以氣滋形而

陰事行焉李氏曰雨以潤而風亦謂之潤者以風能滋物之氣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又言六子之生亦各有男女之道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坤者變化之本故以知始成物重明之大始者形

之始也知如知州知縣是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成萬物者坤之所為也乾因物之自然故以易而知坤因乾之自然故以簡而能此又明易之乾坤知始成物皆法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自此以下明聖人之德業始乎體乾坤之道終乎參天地也大率平易則易知簡略則易從易知則匹夫匹婦皆不我疑也故能有親易從則匹夫匹婦皆獲自盡也故能有功聖人非欲

人之有親也人自有親故推之不去卻之不得自然而可久也非欲人之有功也人自有功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自然而可大也即其可久而名之則其德之賢於人者也即其可大而名之則其業之賢於人者也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下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下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

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兼取南軒晦菴誠齋）

聖人設卦觀（官喚反示也）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章明聖人作易設卦示象繫辭以明吉凶變化之

道有畫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係之以卦爻之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兩盛則為相摩迭盛迭衰故為相推蓋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也剛柔不相推則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是故易中之吉凶在人即失得之象也易中之悔吝在人即憂虞之象也易中之變化在人即進退之象也易中之剛柔在天地即晝夜之象也陽明為晝柔闇為夜卦之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

亦變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兼采晦菴南軒

晦菴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趨于吉而吝向于凶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文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易之序謂序卦之次第也居頤之時知不養則不可以有動也居損之時知自損則人必益之也居泰之時知必有否而能持之以艱貞則可常保其泰而不至於否也爻者人之所處之位也其所當行之道聖人之辭係於各爻之下君子玩之樂以忘疲也玩者觀之詳又曰是故君子明此别為一章門人以

其言相類故次第於此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謂處否之時則儉德避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而豫防之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已欲有所動則觀卦爻之變如乾初爻動則為姤則當潛而勿用二爻動則為同人則當利見大人三爻動則為履則當進德修業之類也能如是則自天以下皆當祐之而吉无不利也占謂極數知來占于易之道也采白雲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

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王師心曰彖者言乎卦象之理也如健順動説之類是也爻者言乎時變之宜也如潛見飛亢之類是也

楊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報悔吝无大咎也言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白雲曰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

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
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於
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其
過咎動而得无咎者以能改悔而善補過也
横渠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
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南軒曰指示人之所往也告之險欲其知畏而有所

懼告之易欲其安意而无所疑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南軒曰準言平也水平中準大匠取法是也言聖人作易其成法與天地準无毫釐高下之差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也彌者周而无餘綸者理而不紊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臨川曰日月星辰之有明晦山川草木之有盛衰此所謂幽明之故故者有所因也因天文地理而後知

幽明是稱故焉

伊川曰在理為幽成象為明

誠齋曰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伊川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原始則足以知其終知其終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易說

誠齋曰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無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遊則物亡遊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

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

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而生離而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盡誠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

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露為

故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横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與天地相似者言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故不違者言天地之道亦无外乎易之道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為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為兼愛惟聖人用易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旁達博及應天下萬事之變而不流失其理也明天理者樂於内知天命者輕其外内樂而外輕此所以樂而不憂也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篤于仁也是以能愛此君子成已成人之道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

兼采

誠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注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故无方體

誠齋曰夫惟聖人觀于天文察于地理原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為幽明之故如是而為死生之說如是而為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由是舉而措之天地

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夫易之為用隨用而為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理與氣未嘗相離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相繼而出莫非善也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无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原實出于此仁者見其道濟天下得易之體也謂易止於仁知者見其知周

萬物得易之用也謂易止於知是皆未能知易之大全也百姓愚暗雖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者也蔡氏

晦菴西山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南軒曰此是說易也方其顯諸仁衣被萬物而闡其利及其藏諸用則造化莫測而泯其功異乎聖人吉

凶與民同患而憂民之憂者也

富有者大无外也故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日新者久无窮也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鼓有震動之意 横渠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之謂易者言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者乾陽也有健之

象故在易則名之曰乾坤陰也有順之象法乎乾而效學之故在易名之曰坤彖言順承與德合亦效法之意也極數知來之謂占者易逆數也能窮極其數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非必用蓍龜也通變之謂事者通乎天地之理以應天下之變則謂之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者以陰陽變化无窮其微妙不可測而知故謂之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夫易廣矣大矣賛易道之廣大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謂動而應物无遠不及莫之限而禦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謂靜而守一即物而理存无不正也惟其靜而守一故能動而莫禦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人一以貫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者言天地之閒事事物物其理皆備乎此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孔疏乾是純陽德能普備無所偏二唯專一而已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動則四時不忒寒暑不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坤是陰柔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

配至德

白雲曰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為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者乃天地生成之德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一書乃聖人所用以内崇其德行外廣其事業

者也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蓋窮理則知崇而效天循理則禮卑而法地效法不失則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以易道行乎其中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蓋易即理也理即吾性之固存也存猶有也存其固有者性之成故曰成性存存劉氏曰知禮成性則道義從此而出也故曰道義之門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兼采汪及潘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賛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夫天下之理幽賾而難見聖人則見之然不可以空言也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極其形容象其事物之宜立為之象以示人而天下之賾人皆可見矣天下之事變

動而難窮也聖人能窮之然不可以徧言也故舉要以言之於是取剛柔兩畫觀其與人事會合相通之處以行其典禮繫之以辭決其吉凶立為之文以示人而天下之動人皆可見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惡者理在故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紊亂者有要故也故君子擬此爻象而後言議此爻象而後動擬議之間所以能成其變化變化謂人之出處語默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以發其凡餘爻皆然也

氏

伊川曰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横渠曰諸子馳騁説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鳴鶴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伊川曰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

龜山曰褚遂良修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伊川曰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閒也利者義之和也謂之中正之道乃義理之所當然也道不同則心亦不同惟同心則物莫能閒雖金鐵之

堅剛猶可斷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者香而遠聞

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伊川曰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于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

其无所失矣

南軒曰大過棟橈政事紀綱隳廢不振之時也

初六以柔在下有藉用白茅之象譬之物焉苟錯諸地固无動揺傾危之患而又藉之以茅如君子抱道懐德藏器待時而又以潔白柔順之德將之此恐懼修省能謹之極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伊川曰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于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

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誠齋曰人之謙與矜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甲辭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

晦菴曰德言盛禮言恭德則欲其盛禮則欲其恭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見文言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伊川曰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者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乗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川曰聖人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乗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乗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乗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乗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能堪也故淌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乗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

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治其容是教語乎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古之君子以擬議以為學易之要務擬議之要言行而已且玩中孚九二則知言行乃君子之樞機玩同人之九五則知出處語默心同則物莫能閒玩大過之初六則知敬慎則无失玩謙之九三則知以功

下人則終吉玩乾之上九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玩節之初九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玩解之六三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變化也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為力行之學歸於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則宜盡心焉取白雲說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晦菴曰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

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晦菴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洛書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无不管於是焉故洛書之位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

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河圖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以洛書而虛十則河圖四十有五之數也以河圖而加五行則亦大衍五十之數也所謂虛

十葢地无過天之理也又劉牧曰天五居中主乎變此三才既備退藏于密此河圖洛書五行進退之象也采晦菴語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誠齋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天地成數也程氏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吕氏曰參

天兩地而為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

楊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唐人以虛一為太極誠有得於自然也晦菴曰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信手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勒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

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得五者三所謂奇也得九者一所謂偶也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

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得四者二所謂奇也得八者二所謂偶也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三變所遇是為一爻三奇則為老陽三偶則為老陰兩奇一偶為少陰兩偶一奇為少陽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畢中和顧彖之説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

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並已誤矣若用近世之法三變之後爲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无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宋咸易辨曰所謂天地之數者是自然之數隨天地而生者也所謂大衍之數者是推衍之數後天地而

有者也

晦菴筮儀曰筮者齋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向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兩手執筮熏於爐一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揲禮畢韜蓍再焚香致敬而退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邵康節陽九陰六用數圖　太極不用所用者四象故以四因

老陽用九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乾一爻

老陰用六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坤一爻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乾一卦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坤一卦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

為一期之數月日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

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之數

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少陰數八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為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為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八合一百九十二亦得三百六十是為一期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得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聖人所以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晦菴曰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也

白雲曰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為六

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則天地之間无不備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因數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

其德行神矣故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惟

顯道神德行故可與應對天下萬事之變可與賛天

地之化育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能知易之變化之理者則知神之所為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南軒曰易者无形之聖人而聖人有形之易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者乃盡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為聖人則可也指聖人以論易則亦可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

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
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
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
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伊川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
考卦可以知變化象與占在其中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者謂求道之所在而決於易之言也其受命也如嚮者謂隨所求而得其道如響之應聲也无有遠近幽深未來之事皆遂知之以見易之道无乎不備也非易為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分蓍布卦隨感而應亦此理也

故曰以言者尚其辭占在其中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以變河圖縱横十五之數也伍以變洛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之數也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錯綜河圖洛書之數變而通之遂成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文極數之妙遂定先天後天健順動止陷麗見伏之象以至於六十四卦天地萬物之象也象因數定器因象制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故曰以動者尚其變象在

其中矣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无為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以制器者尚之則盡創物之智以卜筮者尚之則知方來之事是易為天下之至神也采白雲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白雲曰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志无不通是皆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

謂感而遂通者也前言聖人之道四者本於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唯深唯幾唯神言雖聖人獨極深研幾如此也復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于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

易為至精至變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
猶言謂是故也
研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
變也極未形之理曰深故能通天下之志適動微之
會曰幾故能成天下之務集注疏晦菴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
物有理易則開明之事有時易則成就之以其包括

天地萬物之理故曰冒天下之道冒謂包覆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白雲曰孔子言易道於上必繼以聖人用易於下以見聖人无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有為有行未嘗不本於易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晦菴曰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

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者言聖人以易之道洗滌其心而歸於无思无慮也密是用之源夫聖人用

易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果何思何慮哉酬酢萬變在易不在心也心苟留物則焉能應天下萬事之變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然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不知易之道而取凶咎也故作以示天下使人讀之危者平易者傾其要无咎而已是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之心同乎天聖人之憂患同乎人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履霜堅冰之謂也明憂患而彌其故故曰藏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

其孚之謂也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之君

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聰明

謂耳目無所蔽睿知謂思慮無所惑威武不殺而人

自服故曰神武聖人以易洗心者恐塵滓或未盡去

而不與天地相似也 采伊川誠齋横渠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晦菴曰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

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白雲曰繫辭論變通最為易之要道而人多略之變

通者易之道也故孔子於繫辭三致意焉蓋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戶闢戶言之蓋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固非乾坤之道止于闔戶闢戶而已也因闔戶闢戶以明變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

通也者通其變也至於戶之可見則曰象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則曰法也利於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為神也

疏曰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圖說已具首卷

白雲曰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

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之間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縣舉也然其法象之大莫大乎天地變通之莫大乎四時而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有天地四時日月不有崇高富貴之聖人則莫能法是象而寓之於易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也如伏羲之罔罟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之衣裳舟楫之類是也故曰莫大乎聖人先言聖人後次之以蓍龜者以蓍龜待聖人而後興也探索鉤致定之成之雖莫大乎蓍龜而用之者實聖人也

晦菴曰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亹亹猶勉勉也疑則

怠決故勉

疏曰亹亹勉勉也言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

營爲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其好

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河圖洛書圖說具首卷

單氏集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易有占事之法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故易有變化之道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故易有吉凶之辭河出圖洛出書故易有八卦之數晦菴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晦菴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錢氏曰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白雲曰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大有之君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上足以動天又以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當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蓋自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白雲曰意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盡之情偽不可徧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說可盡也故卦彖爻象文言互為之辭以盡之若是則易道明矣立象設卦繫辭皆聖人所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鼓舞又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通其變

使民不倦之意鼓之舞之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聖人以書必不能盡其所欲言言必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可盡也

晦菴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兩子曰字宜衍其一

漢上曰鼓舞者鼓之於此舞之於彼動止應節莫知其然者神也

耿氏曰鼓天下之動則使天下之動進退遲速之有

節若周官或鼓而進或鼓而退或鼓而馳或鼓而聚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謂緼積之根源也乾坤其易之門邪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言易根本於乾坤也剛柔相摩而生八卦八卦重而為六十四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皆從乾坤變化而來故乾坤既成列而易

之道立乎乾坤之中矣易既從乾坤而來乾坤若缺毀則易道无自而可見若易之道不可見則乾坤變化之理其或近乎止息矣幾近也猶若樹之枝幹生乎根株根株毀則枝條不茂若枝幹已枯死其根株雖未全死僅有微生將死不久根株譬乾坤易譬枝幹夫乾坤初未嘗毀而易亦未嘗不見聖人設此者欲天下後世求易者即乾坤以求之也節疏義兼采南軒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南軒曰道不離器特形而上者而已器不離道特形而下者而已試以天地論之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至於穹窿磅礴者乃形而下者歟道雖非器必托於器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然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裳必銘之於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托於器而後行

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无在器不隳於有徹妙並觀有无一致故化而裁之者明乎道器窮而能變也推而行之者察乎道器變而能通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至於為罔罟為耒耜作舟車作書契天下後世一日不可无萬世不可易乃推其道器舉而措之天下而世之人指之為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南軒曰聖人見天下之賾所以立象者示人以賾也聖人見天下之動所以生爻者示人以動也然象固示人以賾矣苟不寓之於卦何以極天下之賾乎爻

固示人以動矣苟不托之於辭何以鼓天下之動乎故由象而畫卦自爻而為辭聖人之於天下何其憂之甚深而慮之甚切也然象之與卦爻之與辭皆載在方册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必存乎能通其變者乎推而行之无有紀極者必存乎能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得之於心者存乎其人如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孔是也黙而成之悟易之理者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如太王之亨於岐山箕子之明夷利貞顔子之殆

庶幾而得其不遠復孟子之明仁義而終身未嘗言是也大傳後世所傳聖人之言其終之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深慮天下後世徒泥其簡册言語而不能求聖人之心者乎

學易記繫辭卷七